

猫头鹰学术译丛

抵抗的全球化

(上)

刘健芝 萨米尔·阿明 弗朗
索瓦·浩达 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猫头鹰学术译丛

抵抗的全球化

(上)

刘健芝 萨米尔·阿明 弗朗
索瓦·浩达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抗的全球化/刘健芝等主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猫头鹰学术译丛)

ISBN 978-7-02-006938-5

I. 抵… II. 刘… III. 国际化-影响-发展中国家-研
究 IV. D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047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抵抗的全球化

刘健芝等 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6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9.625 插页 4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6938-5 定价 60.00 元(上、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丛书学术顾问

刘健芝 汪 晖 陈燕谷
罗 钢 索 飒

丛 书 策 划

王培元 高贤均

本书编委会

刘健芝 萨米尔·阿明 弗朗索瓦·浩达
弗朗索瓦·波雷 黄钰书 薛 翠
刘 振 杜 洁

人民文学出版社

“猫头鹰学术译丛”总序

与大多数以西方经典和当代理论为主的译丛不同,“猫头鹰学术译丛”收录的著作主要涉及有关边缘区域的社会政治、灾难历史和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过去二十年中,南亚、南美、非洲和其他边缘地区,几乎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消失了,若干讨论集中在全球化问题、西方的挑战和东方的回应问题、欧美的模式和中国的选择问题,以及为数不多的有关东欧和东南亚的经验等等方面。也有学者谈论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南美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发展状况,但数量有限,也很少引起公众和知识分子的注意。至少从知识的角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的开放,从而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其实只是关于全球某些中心地区的知识罢了。远的不用说了,就是许多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相对发达国家除外)的情况,我们也所知不多。然而,正如这套译丛所力图展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经验,那里的成就、灾难、痛苦和欢乐是现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关心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命运的人,不可能无视这一巨大而丰饶的存在。

但这套丛书收录的也不仅是关于当代世界的边缘区域的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它还包括了一些有关西方社会或称发达社会的经

验的研究。这是因为边缘化不仅发生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也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因此,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另一面、现代化过程的另一面,也需要纳入视野之中。当这些“另一面”成为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有机部分的时候,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一个更为开阔地看待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世界视野,也就有可能呈现出来。

早在上个世纪的初叶,当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从欧洲的经验中寻找变革的资源的时候,鲁迅和他的同伴们就曾经倡导过翻译和介绍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他们把这看做是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的一个部分,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极为重要的部分。在从事这类翻译和介绍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先行者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视野,反思地看待在世界范围和中国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这个被逐渐淡忘的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这个字眼吸引了众多的讨论和关注的时候,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对于更为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思考。这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动力。

汪 晖

2001年7月25日

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

刘健芝

每次看到弗朗索瓦·浩达(François Houtart)教授,我总隐约看到他额角上贴的一小块胶布。2002年,浩达获邀列席“亚洲交流”(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在吉隆坡召开的会员大会,那是我们初次见面;送行时,我们坐在旅馆大厅等出租车来,闲聊间,我问他额角上贴的胶布是怎么回事。浩达摸摸前额,笑说,伤口已经结疤了,只为美观,才贴上胶布。是怎样受伤的?他又是一笑,说,每次出去开会,他会带上两箱书去展示和售卖,在机场,顾得上拖着两个箱子,顾不上撞到一根柱子上。

屈指一算,浩达今年八十三岁了。这位比利时新鲁汶(Louvain-la-neuve)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三大洲研究中心”(Tricontinental Centre)的主任,除了讲学著书立说,还长期奔走于拉丁美洲、亚洲、欧洲之间。浩达神父是解放神学的知行合一践行者,在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印度,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到处都有他的门生。

初次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教授见面,是多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秘书长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在西班牙召集的“民间网络世界论坛”(UBUNTU: World Forum of Networks of Civil Society)上。在旅馆吃早餐,我们同桌,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香港。阿明教授很热切地对我说,那你一定要跟一

个组织联系,该组织总部在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亚洲学者组织,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叫“亚洲交流”。我说,凑巧我是“亚洲交流”的现任主席。阿明教授开怀大笑,然后紧握我的手。他总是不忘推进民间的思想与行动交流,尤其主张亚洲与非洲加强联系,认为它们的共通之处,是未被帝国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全面地深深地腐蚀。阿明教授于1973年在非洲成立了CODESRIA,一个积极介入社会实践的泛非洲学者组织,性质与“亚洲交流”类近。

浩达与阿明这两位令人尊敬的知识界运动的前辈,在1997年成立了“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分别任秘书长和主席,努力推动对主流制度的批判和分析,对另类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推广。1999年,他们参与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策划。“世界社会论坛”的前身“另一个达沃斯”(Another Davos),在各国首脑云集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同时召开,提出不同的声音;之后几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在巴西的阿里格港(Porto Alegre)召开“世界社会论坛”,反对“世界经济论坛”只讲强国逻辑、经济利益,罔顾全球大多数民众的死活;再发展下去,“世界社会论坛”在亚非拉轮流召开,每次有十多人参加,地区社会论坛也纷纷举行,是多元开放的平台,让各家之言碰撞切磋,让庶民力量显现激荡。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浩达与阿明为推进知识分子与民间运动的联结、交流及对话,从2003年开始,每年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约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撰文,既介绍和反思各地运动经验,也寻求思想的汇聚与交锋。《抵抗的全球化》与一般的学术文集最大不同之处,是有意识地警惕知识界主流的欧美中心的话语体系,试图建构“亚非拉”视野——不仅由本地学者阐述以亚非拉为主的各地运动的抵抗历史,而且将欧美与亚非拉紧扣的、复杂的关系展现出来。

“亚非拉”这个词,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60年代曾盛极一时,

对于位处边缘的力量,“亚非拉”象征着抵抗——抵抗帝国资本主义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认着一种新的能动主体——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命运,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求全人类的解放。

可是,在殖民主义的霸权话语中,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横行的年代,“亚非拉”几乎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并非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一种功能运用:通过对“他者”(“亚非拉”)的界定来确立中心(“欧美”)的位置;这种魔法倒果为因:亚非拉因为贫穷,所以需要发展,只有在已发展国家的帮助下,从欠发展状态中走出来,才能造福民众,共享繁荣安定。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冒起成为一般常识的“欠发展”的话语,是资本主义通过不是战争而是贸易的新扩张策略,以发展之名不断制造贫穷。所谓发展,一方面是对和民众息息相关的大自然进行掠夺和破坏,同时通过种种手段迫使民众成为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推销发达国家的文化优越性,以产生对“落后地区”的民众的同一化作用,同时摧毁传统的文化和社区,瓦解任何尊重生态、着重合作、相互依存以达到相对地自给自足的文化基础,为广度深度的商品化过程铺设高速公路。这里,代名词发挥它的第三个作用:掩盖同一化所不能消灭或压抑的所谓“落后地区”民众的多姿多彩的差异(heterogeneity),但恰恰是特定的、多样性的生态所生出的多姿多彩的差异,戳穿了同一化真正要掩盖的东西——本身的贫乏;也恰恰是在悠长的生活历练中开绽出来的多姿多彩的差异,打开了可能性,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确保同归于尽”(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代号“疯狂”)。

的确,资本主义关系的广度扩张已伸展到全球每个角落,深度扩张则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深层,把闲暇、信仰、家庭关系各种“私人”范畴通过商品化的手段纳入其日益庞大的监察操控之内。当

人们的欲望、嗜好、价值观经不起资本主义制造的匮乏和不公的蚕食,在不知不觉间被收编入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迷失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的生产者和玩物,当社会进步以量化的国民收入和金钱交易为首要指标,当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被置于经济至上的权威之下,那么,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必然相形见绌,被视为落后低劣。

因此,对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蚕食,除了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抗争外,和生活中种种实践紧扣的文化价值也是激烈争持的战场,而实践总是在具体的关系和制度中,因此,和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制度,是抗衡文化价值宰制的关键领域,不能约化为可以与“自我”(self;思想行为的结集)完全分割的“外在敌人”。

也因此,要有效地抵抗欧美中心主义,不能简单地以本质化的“亚非拉”主体来取代“欧美”主体,即不能简单地树立所谓欧美的对立面而自诩为反抗的代表。“欧美”跟“亚非拉”的关系,可说是既爱且恨的关系,不存在简单的否定;换句话说,就是对“中心”、“进步”、“成功”的既爱且恨的关系。要反思这种矛盾和张力,得从建构、维系“中心”的种种手段所力图掩盖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上着手,即要从边缘位置质疑权力中心的运作,从亚非拉民众所谓“失败者”、“战败者”的现代历史经验,批判欧美所谓“成功”经验的血腥不仁,拒绝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带着这种视野来细看亚非拉被殖民的历史,就会看到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所详列的史实所昭示的境况——拉丁美洲的血管被殖民者切开,至今,血仍在汨汨流出。今天,资本主义许诺的发达国家带领欠发达国家逐步前进的神话,在亚非拉广大的贫困、战乱、死亡的土地上,成为极为残酷的反讽。在科技如此“昌明”的年代,在资金、商品、劳动力、生产资料全部“过剩”的年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超过三万儿童因贫病死去,全球有五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人活在

赤贫的生死线上。只要我们不把这个数字看成是一个数字,只要我们睁眼直面数字后面一个又一个孩子、一个又一个家庭的苦难挣扎,只要我们把这些死亡贫困与亚非拉几百年来延续至今未息的被掠夺残害的历史扣连起来,我们便无法欣赏资本主义的神话,无法接受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诡辩,无法称庆亚非拉部分国家的少数人群得以跻身中产阶级享受小康生活以及极少数人得以大富大贵、奢华挥霍。是的,如果我们不让心灵被殖民化,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殖民主并没有披上华贵的新衣,而是赤条条地站在抢掠来的财富堆上,贪婪地继续抢掠。

今天,资本主义三大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同时爆发。百年内,全球暖化和地球资源的破坏将导致大量物种灭绝以至地球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人类居住;随时随地,因生态破坏、水源短缺、土地流失、生物燃料抢去土地和食物,以至投机倒把,令粮食危机严重爆发,饥饿贫困的人群雪上加霜;严重泡沫化的全球金融体制危机爆发,资本主义体制苟延残喘,短期应对措施只是饮鸩止渴。

资本主义广度深度的不断扩张,打造了一环又一环的重重相互牵制又相互促进的网络,把自我、社会和自然不断卷进去,成为其扩张的力量;正是这样的逻辑,炮制了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继续运作,只能让危机越演越烈,受害者却首先是贫苦大众,不仅是亚非拉的绝大多数民众,也包括欧美日增的底层。

无论是济燃眉之急或是解人类灭亡之忧,都需要提出有效的另类选择:既要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历史和现状作深刻的批判,也要对百多年来试图突破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尝试——包括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回顾反思;同时,建基在多姿多彩的另类实践上,提出本地的另类方案以及全面的合作方案。这,正是每年汇聚在“世界社会论坛”的十多万人的期望,也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努力所在。

在抗衡欧美中心时,“亚非拉”不是单一的运动。正如墨西哥萨帕塔原住民运动的口号:“我们的世界容纳多个世界并存”。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不是简单地倒转资本主义权力世界,由另外的一个或多个权力中心取而代之,而是要重建新的人类社会的关系,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如切·格瓦拉所说,要“打造新人”。资本主义的野蛮统治,把大量族群社会、文化习俗毁灭或推向边缘,美其名为破旧立新、汰弱留强,实质是推动资本主义无忌惮地、无制约地、广度深度扩张的无边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要把全世界吞噬进去。

另类选择,是要建构自我塑造的新人民的运动,要摆脱代号“疯狂”的欲望,要尊重多姿多彩的差异,既扎根特定的本土,又相互交流扶持,抗衡无边欲望对自我、社会和自然的不断侵蚀。尊重差异,就是尊重有不同的世界存在,尊重有不同的界限存在;这不表示执著于封闭的、僵化的、静止的界限,而是让不同的思想、行为、习惯所界定的界限,在相遇、互动、互通中产生变的力量,自我塑造走向新人民的运动。因为,界限从来都是在动态状况中互相界定、交流、碰撞以至转化的关系;不管谁企图通过僵硬的制度或严厉的规管,也不能否定界限的动的状态及其中蕴含的变的力量。对界限的尊重,是让无边欲望失去用力点,但却让差异在相遇中发生作用。界限是让变的力量得以生成的条件。

因此,抵抗的全球化,不是寻求建立另一个中心来对抗欧美中心,不是追求消除差异以求把所有力量统一起来,而是孕育本地行动的多样性的生命力,促进新人民运动塑造众多不同的道路。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萨米尔·阿明、弗朗索瓦·浩达

伊格内西奥·拉蒙内特

多年来,我们见证了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的汇聚。从1999年末的美国西雅图,到2001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从1999年的“另一个达沃斯”,到2002年的阿雷格里港第二次世界社会论坛,人民的诉求、汇聚与寻找另类实践的努力从未间断。各种社会运动仍然丰富而开放,而大方向则日益坚定。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其新自由主义版本,在社会、生态与文化等方面都被视为万恶之源;此外,关于另类发展的策略的辩论日益深化,也有长足的发展。

我们希望能够以本文集的出版为开端,介绍及分析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的情况。其实,每年关于世界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年报,或者大事年表都有不少,数据翔实,分析也有意思。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这个文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视角是从下而上的,支持人民运动在日常抗争中所捍卫的立场,以及使用其组织所生产的材料,并且以批判的角度,呈现他们的观点与由他们启动的另类实践。

参加“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个人与组织都有自己的立场,他们反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我们在这里仅仅希望巩固民众的社会运动的团结,为此,我们可以展开各种层面的对话,使对经济、政治与文化现实的分析更加丰富。我们还希望,能够对那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在斗争策略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及其所引

发的讨论有所贡献。

套用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会问，什么是“另一个世界”呢？这仍然是未知的，因为历史的演进——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相信是由行动者创造的，而且主要是由社会关系的变革所创造的。可是，现在的社会关系却充满了不平等。简单来说，这是社会运动的实践需要解决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思想与理论是多余的，因为它们是塑造历史的物质条件的组成部分。理论与实践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启示与成果之间的互动，是所有想改变世界的人的重要条件。

在以往的经验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反抗运动有重要的共同汇合点，即新自由主义的方案遭遇到了普遍的反对。现在，我们要抓住反抗运动的另一方面，即这些反抗运动所面临的单极世界环境，而这种环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凝聚力有破坏作用。本文集收集到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并不能覆盖全世界所有的情况，但它反映了当前的大趋势。这些文章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实践者和思想者撰写。

要想有效地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必须懂得：历史并不总是依照经济法则有序运行的，历史往往由于非常规的社会力量的反作用而产生，这些反作用制造出真正的历史，包括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在内。

读者可以在这些文章中看到，各种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利益和观点是多种多样的。国家是各种社会与政治力量互相冲突和协调的中心。今天，国家几乎成为在中心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或其外围次要盟国中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的单方面的发言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国家把自己的作用仅局限于维护国内秩序，而只有超级大国美国才能独自发挥世界大国的职能。但是，各种社会斗争的发展也有可能把各种不同的争霸集团，通过在各种社会利益之间实行妥协的办法而推上执政的地位。这样，国家又重新获得

了开展活动的广泛余地。由此可见,各国内部的反抗运动在摆脱单极世界影响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

从前的全球性体系几乎都是多极的,同样也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一直到1945年为止,多极世界的合作伙伴们差不多都是当时的强国。由俄国革命开创的,再由随后的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所缔造的多极世界,则是属于另一种性质。1955到1975年,万隆会议时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一段时期中有可能推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所倡导的那种自主性的新型发展方案^①。

而1945到1990年,战后年代的这一页很快就被翻过去了。目前推行的是美、欧、日三方共谋的帝国主义方案,而美国在其中发挥着霸权的作用。这一方案否定了南方各国的独立自主性,也大大削弱了各盟国的自主地位。这一方案是原来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生产体系经过长期发展的产物,这种生产关系关心的是各国的卖方市场分享利益。尽管经济来往使美、欧、日三方之间相互接近,但是,它们各自推行的政策又使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这种经济来往其实不过是资本主义要求的单方面体现。当然,目前的欧洲联合方案,只是一个大西洋主义方案。然而,具有新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特性的欧盟宪法草案竟然遭到否决,再加上欧洲社会内部不断出现反抗运动,这再次证明社会性和政治性斗争具有可以改变局势的重大意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美国方案中的三个战略对手。这三个国家似乎认为,在不直接冲撞美国的情况下,它们拥有自由活动的余地,有时甚至可以在各类冲突中巧妙地利用自己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欧亚(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相互接近,会带动整个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这可以粉碎单一的想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控制全球的计划。但是,它还

① 在同一时期,“拉美经济委员会”(CEPAL)推出了一种旨在替代进口并与社会公约挂钩的经济发展模式。

远不能结束欧洲的大西洋主义选择。本文集所描述的各种社会运动的纠纷都有它们自身的逻辑,但它们都处在这一单极世界的现实之中。

南方国家和地区能否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呢?当前,被侵略的各民族是唯一能够击退华盛顿的野心的积极反对者。但是,他们在斗争中所采用的方法的有效性却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而他们所采用的这些手段,往往使北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的正义斗争迟迟不敢表示支持。

南方国家和地区的领导阶级现在已不像万隆会议或拉美发展主义(1955—1975)时期那样都拥有自己的方案。当然,某些所谓新兴大国还是有自己的目标。它们想在全球化体系中尽量加快自己的经济增长步伐,而这样一个目标往往会在国内引起不少阻力。他们认为这种拥有谈判权的战略比与更弱的国家结成共同阵线更能使他们获得好处。

他们由此而得到收益,所以,对当前这种体系的总体框架不可能提出质疑。他们不能形成一种替代方案,他们对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的幻想使之无法提出真正的社会方案。那些最弱势的南方各国(第四世界)甚至提不出自己的方案,所以,现在只有北方国家和地区才有能力带头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欧盟和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地区的协定、欧洲—地中海对话、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和以色列关于建立大中东地区的方案等等。而其中不少方案也正受到人们的反对。

目前的世界舞台上,只有美国一极在控制着全球。除了委内瑞拉提出的玻利瓦尔倡议在拉美推行之外,世界上没有看到过旨在限制美国活动的相反方案——欧洲至今还陷在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的全球化泥坑之中;南方各国形不成一个抵抗帝国主义的共同阵线;中国只想争取时间来实现一个自身尚模糊不清的目标,而在塑造世界的工程中,它不想主动承担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的

角色。所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所面临的挑战,要比众多“另类世界主义”运动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就当前来说,必须挫败美国的军事计划。而想要取得必要的自由空间,一定要实现这一条件。否则,任何社会或民主进步,任何走向建设多极世界的努力都将是一句空话。在和平主义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反抗运动中,提出反对战争(反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就足以表达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因为美国的军事计划是过分的,所以它注定要失败,但人类肯定要在在这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要有一个适合人民群众斗争要求的必需的框架,它应该实现下列四个条件:

1. 欧洲必须走上另一种欧洲社会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后资本主义的漫长过渡阶段),并且它应该与过去和今天的帝国主义性质划清界限;

2. 在中国,市场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战胜试图建立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倾向,而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群众排斥在外,所以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稳定;

3. 南方各国人民和政府应该重新建立起一个共同阵线,只有实现这一条件,人民大众才能有活动的余地,使他们有可能争取到对他们有利的让步,并且进一步有可能改变政权的性质,利用民族、人民和民主集团来替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买办集团;

4. 在重新改组国内和国际的法律体系方面,应该朝着既要尊重国家主权,又要尊重个人和集体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方向前进,这是各类社会运动和反体系组织提出的要求。

本文集的构想颇为宏大,首先以世界为整体,包括了北方与南方。这样的安排是建基于一种信念,即新旧形态的全球化是在各地人民之间交织着不平等的互相依存的关系网络,因此,任何好的变革必须在国家、全球的各个层面推展。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认为,面对资本的全球化,一定要建立人民的全球化。这是唯一达